

小院花开

彭程

隔着一丛叶片碧绿肥厚的玉簪，彼此相守相望，共有一处家园。论到和谐相处，共生共存，植物界堪称典范。

几株蔷薇等距离排列，柔软的枝条沿着木栅栏攀援，密簇簇的深红色花朵缀满了栅格，有几朵钻出菱形木格伸到墙外，向过路人点头致意。最让我惊喜的，是蔷薇脚下的几棵郁金香。去年初冬挖埋下种子时，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。这个地方冬天漫长而寒冷，零下二十几度是常有的事情，但它却扛过严寒发芽了，三五片条状披针形叶子，托举出艳丽的花朵。它们孤独地兀立着，仿佛战场上单兵抗里的士兵，让人对其生命力的坚韧生出敬佩。

麻雀还在聒噪，应该是注意到了更多的花。两棵紧邻的百合，一样的高低粗细，开出的花一棵金黄，一棵猩红，好像在彼此较劲。一排鼠尾草挺举着紫色的花穗，有一点风就会摇摆。毛地黄那一串绛红色的花朵，适合想象成童话中小精灵们使用的酒盅。俗名野菊花的木茼蒿知道自己低矮，为了显示存在感，便努力绽放星星点点的金色花朵。比它更低的是矾根，有着大理石般纹理的叶子紧贴在泥土上，分别是橙红色、墨绿色和古铜色，会不会也被麻雀当成花朵？

麻雀该是得出了结论。也许另有任务，扇动翅膀飞走了，让树枝有了瞬间的颤动。只一会儿的工夫，阳光强度便增加了不少，槐树叶金黄闪光。我走过树下的小石径。昨夜一阵毫无预兆的电闪雷鸣后，便是一场骤雨。这样的雨水总是属于夏天的，虽然来得似乎有些早。泥土经雨水浸泡，两块小石板陷落下去，连同缝隙之间的几株芝萼。我取来铁锹，铲了一块土填在石板上踩实，又把葡

萄在泥土里的芝萼扶起来。我曾花了半天时间，蹲在这条十几米长的小径旁，种下两百多株这种微小的地被植物。它的小小花朵清丽可爱，要把脸贴近才能看清楚。植物的形态千姿百态，每一种美都积淀了亿万斯年的生长和进化，都值得珍视。

石径的尽头有一棵杏树，低矮纷披的树冠间，已经结出不少青绿的杏子，枣子大小。想到苏东坡的那句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，写的正是这个时节的模样。此刻的它和梅子又有些像，于是联想到了望梅止渴的典故，进而又想到了另一句诗，杨万里的“梅子留酸软齿牙”，齿颊间也忽然感到了一些异样。

喜欢古诗词，读多了，便知道诗人们也并不羞于描绘这些细微幽美的景致。深邃浓郁如杜甫，每天忧虑家国社稷的安危，牵念黎民百姓的悲苦，但也会在浣花溪旁的草堂里，苦中寻乐，观赏身边寻常风景，写下这样生动的诗句：“糝径杨花铺白毡，点溪荷叶叠青钱。”柳絮落满了地面，浮萍点缀着溪水，生机盎然。此刻在我脚下，方圆几平方米地面上，也落满了多种植物的花和果实，有山楂花，有榆钱，更多是海棠花的细碎花瓣。这里的海棠树成排成片，连绵不断，花事炽盛时如同一片白雪的海洋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如今花期已尽，一地银箔似的碎屑，在提示曾经的盛大恣肆，仿佛炭火熄灭后的余烬，依然散发出微热。

音乐声响起来了，是隔壁小院那个退休多年的工人大哥在拉胡琴。曲调欢快奔放，听来有几分熟悉，想起来了，是一首名为《骏马奔驰在草原上》的老歌。那正是他年轻时流行的歌曲，那时也该是他生命的初夏季节。大哥很勤

快，在小院里种了茼蒿、小葱、小油菜，鲜嫩无比。他昨天在院子前面的空地上栽了一棵花椒树，并建议我也种点什么，荒着也可惜。我有些动心，但种什么好呢？考虑再三，我打算撒上一把格桑花的种子。格桑花耐活，不用打理，适合一向疏懒的我，它细长的茎秆栉风沐雨，从天地间汲取养分，生长得茁壮茂盛。到了秋天，各种色彩的美丽花朵会竞相绽放，在这个多风的地方，起伏摇曳。

从拱形的木门下走回小院，门框旁那一株去年春天种下的紫藤，终于绽出了绿芽，此前我曾担心它是不是被冻死了。这也是常有的事情。每年春天，路边那一排茂密深绿的冬青灌木丛中，总会有一些灰白干枯的枝叶，把生命停留在了寒冷的冬季。

我端详紫藤枝杈间那一簇簇初具绿叶形态的芽点，青绿中有一些嫩黄。虽然晚了些，但一天强似一天的阳光和暖风，会让它们在此后的日子里迅疾成长。我仿佛看见，一个月后，它细弱柔韧的枝条爬上了拱门，不断分蘖延伸，彼此牵连纠缠，将拱门变成一个绿色的穹隆。

那时，它会开出一串串蝴蝶形状的紫色花朵，如同一条条垂落的珠帘，淡雅的香气会吸引来蜜蜂。在小院里晒太阳打盹的猫，听到蜜蜂的嗡嗡声，会一个机灵醒来，兴奋得两眼闪光，一次次跳跃，试图捕捉飞舞的蜜蜂。

猫捉不住蜜蜂。我的一支钝笔，也只能粗略地捕捉住一点这个季节的美，将它的形与色、光与影、声音与气息，努力地留在字行间、纸面上，化作记忆中的一缕馨香。



中国美术馆藏。中国画家《春到江南大地锦绣》，作者贺天健。

大地



我被一阵声音惊动了，意识到这是家里那只老猫弄出的响声。起身走到客厅，看到它趴在阳台上通往小院的纱门旁，盯着外面看。那里，一团松软的白色正在半空中飘浮，板栗大小，是粘成一团的柳絮。它引起了猫的关注，猫用爪子用力抓挠纱门的钢丝网，发出啾啾啾的声音。我拉开纱门，柳絮飘进屋子，落到地板上。猫兴奋地追过去，小心地用鼻子嗅，柳絮便向前移动，猫的鼻息足以吹动它不停地滑行。

柳絮飘飞，揭开了夏日之美的序幕。5月上旬的清晨6点钟，天色已足够明亮。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，小院木栅栏围墙外面，十来米开外，三棵瘦削挺拔的槐树，叶子被昨夜的一场急雨洗得清亮。几只麻雀落在最近那一棵树的树杈上，冲着小院摇头晃脑，叽叽喳喳，仿佛在议论什么。

最可能成为它们评议对象的，是各色各样的花朵。小院不大，但种满了花。最为醒目的，非硕大饱满的绣球花莫属。绣球种了两棵，一棵是无尽夏，原产于美洲大陆北部的品种，栽在花盆里，茁壮茂盛，粉紫色的鲜艳花朵被椭圆形绿叶簇拥着，热烈张扬。另一棵是栽在地里的欧洲木绣球，株形略高而疏朗，浅绿色花朵沁出玉石般润泽的光亮。它们来自各自遥远的故乡，此刻却

理樱桃树。

姑家的小院不大，是沂蒙山区普通的民居，砖墙红瓦。大门西侧是两棵二十多岁的大樱桃树，掩映住了大半个院子，密匝匝的樱桃花把枝条坠弯。屋后也是大樱桃树，枝条都已越过了屋顶。年过八旬的姑和姑夫都在家，说话间，用山泉水冲泡的清茶就端到了我们面前。轻品一口，茶水透着微甜，花香、茶香伴着空气的淡香一同饮进。

这是个风景秀美、掩映在树木和花海中的村庄，没有大块庄稼地，偶尔有零星的菜园，因地势险要，曾成为军事要地。大布谷崖底下有个大山洞，洞很深，洞底有块平地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那里曾是八路军一支部队的办公场所，主要用于贮存军需物资和掩护转移伤员。因山洞周围有大片的映山红，八路军亲切地称该村为“红花向阳村”。

村庄三面环山，形成区域小气候，植被茂盛，花草树木繁多。这里有大樱桃、小樱桃、杏树、山栗、山茶、山楂、山枣、山柿，一年四季有花有果。都说“樱桃好吃树难栽”，这里樱桃树却随处可见。小樱桃熟得早，鸟儿们专挑早熟的吃，又把小樱桃种子传播到沟沟岔岔，包括人迹罕至的地方。怪不得许多山沟崖顶的小樱桃树只能远远地看着花开果落，谁也没办法采摘。

靠山吃山。大山空村靠樱桃树发家致富，发展乡村旅游。

“我们村里，家家都有樱桃园，大樱桃树侍弄好了，一亩能挣一万多元。咱家的小樱桃熟了，每年都是给亲戚朋友分着吃了，或者他们跑来摘了吃，不卖钱。”姑说。

“四月八，樱桃招”。这里的小樱桃个头小，皮薄，颜色正，糖分足，口感好，不好储存，也不好摘。巧手一天最多采摘二十斤。樱桃成熟的季节，经常有乡亲挎着竹提篮，底部铺上椿树叶，盛着刚采摘下的小樱桃，上边盖个带叶的樱桃枝，送给亲戚朋友尝鲜，或者送到集市上。如今，人们争相在这个季节过来体验采摘。能在这原生态的自然环境里，迎着山风，听着溪流和鸟鸣声，品尝樱桃佳品，真是眼福、口福不浅。

“别忘了，再过一个月，再来走姑家摘樱桃吃。”姑说。

“好！一定来！”我和妻子异口同声地答应着。

难忘山里樱桃甜，期待山里人的日子更甜！

对故乡的回忆，往往散落在一处老房、一顿饭菜、一个场景里。

前不久回陕南老家，同学见面聚会，我吃到了久违的锅巴饭。这是城市餐馆里的一道美食，用石锅盛装，恰到好处火候，把米饭煮得不软烂不夹生。用木勺从锅底掀开，金黄的锅巴翻到上面，稻米的清香扑鼻而来。不过，先不要急着品尝，服务员把一碗豆腐腊肉盖在上面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便可品味色香味俱全的锅巴饭了。

锅巴饭承载着多少童年记忆。记得小时候在乡村，每当逢年过节或家里来客人时，母亲就开始忙活着烧菜做饭。家里总是存放着干柴、树枝和木屑，用一把麦草或废纸点燃填进灶膛，袅袅的炊烟就升腾起来。木柴吐出火舌舔着锅底，灶壁渐渐升温。

动作麻利的母亲，在锅碗瓢盆的交响乐中，端出了喷香可口的菜肴。母亲简单招呼客人几句后，又回到灶房忙碌，用竹刷洗净铁锅，把淘好的米下锅，盖上木质的盖子，然后把剩下的工序交

给时间。

大火灼灼燃烧，泉水融入每一粒米的内部。在米浆钻出锅盖的边沿缝隙时，不需再添木柴了。柴火燃烧的灰烬，把锅底米饭慢慢煨成黄黄脆脆的锅巴。客人吃完饭后，打扫残余是孩子们最乐意的事。铲出一块锅巴，夹上一块腊肉，涂上豆腐乳或酱豆，对合折叠成“三明治”，送入口中，大快朵颐。

十几年前再回老家，土房子变成了砖瓦房，燃气取代了柴火，电饭煲代替了大铁锅。尽管周边开了几家农家乐，但吃的都是白米饭。对锅巴饭的念想，时

十年前，我还在浙江衢州生活。立夏前一天，雨稀里哗啦下了一白天。傍晚雨停，我和好友驱车前往药王山。一路空气闻起来甜滋滋的，满目青翠欲滴，十分养眼。

傍晚的药王山，很是安静。车轮在柏油路上驶过，留下沙沙沙的声音。不时有鸟儿飞来飞去，几声鸟鸣，更添几许幽静。药王山下，溪水淅沥地响。“空山新雨后”，意境也不过如此吧。山尖上云岚缭绕，使青山若隐若现。人不登上山去，只那么远远一望，心里便是一片宁静、一片的清澈旷远了。

药王山脚有村民站在溪边吃晚饭。他们吃的食物叫饭课。饭课是当地村民在立夏这一天必吃的传统食物。其主料是大米，把米饭煮熟，碾碎，搓成擀面杖粗细的长条，再继续搓成小条，切成小段。然后放水，加入新鲜豌豆与细笋丝，撒上葱花与干辣椒……这山村人家的简单食物，却令人赏心悦目。豌豆碧绿清甜，笋丝鹅黄鲜嫩，加之翠绿和深红的点点葱花与辣椒，连汤带汁的一碗，呼啦啦入得口中。豌豆是甘糯的，笋丝是鲜美的，米团子是有嚼劲的，这一碗立夏的食物，吃起来深觉过瘾。

原本是平淡无奇的白米饭，在立夏这一天，却变成一碗诱人的饭课，这是乡村日子花样吧。

立夏食饭课的风气，其实在浙西乡间颇有流传。但我们的村庄，普遍会在这一天吃乌米饭。这也是江南常见的了。乌米饭，本是用的白色糯米，之所以其颜色乌青发亮，是乌饭树的功劳。乌饭树长在山上，是一种灌木，采其枝叶，捣汁以浸泡糯米，蒸煮出来就是乌米饭了。杭州的菜场里，立夏前一两天都有乌饭叶卖，只是价格一天一变，去得晚了，常常不易买到。

宋时林洪著《山家清供》中，说到“青精饭”，乃是用“南烛木”（一名黑饭草）制成——“采枝叶，捣汁，浸上白好糯米，不拘多少，候一二时，蒸饭。曝干，坚而碧色，收贮。如用时，先用滚水量以米数，煮一滚即成饭矣。用水不可多，亦不可少。久服延年益寿……”南烛木，就是现在常说的乌饭树。

到了立夏这一天，我常常也会自己去菜场。这时候的蔬菜摊子上满目翠绿，黄瓜、茭白、野山笋、豆角、香椿，都是时鲜之物。好些人在买豌豆，有带豆荚的，也有剥好了的，热热闹闹的样子。摊主说，今日立夏，可以用豌豆做糯米饭吃。

做糯米饭想来复杂，其实简单。把糯米浸泡一小时，沥去水分。热锅放油，翻炒蒜米炒出香味，加入豌豆、咸肉丁，也略炒出香气。再把糯米放入，加盐、生抽、料酒及一点点红辣椒，翻炒过后，转移入电饭煲，加少量水煮熟。熟之后搅拌均匀，再焖一焖，香香的焖糯米饭就做好了。油亮亮的糯米饭，碧绿的豌豆、红色的咸肉丁，真是一年当中色彩最好的一碗饭。

从前在乡村过日子，翻炒过后的糯米，并不转移到电饭煲，而是在柴灶铁锅里焖熟。这是十分考验技术的事。柴灶里一开始火势要旺，继而火势要敛着，以小火慢慢地煨。中间不能揭开锅盖，否则容易夹生。等锅里的米都熟了，柴火撤除，开锅略微翻炒，锅底尚有一层微微的焦黄，正是锅巴，最香的那种。

我母亲总是会教我做这样那样的食物来吃，不厌其烦，每一个小小的步骤都要详尽说与我听。这在我看来，正是农人们对于日子的郑重态度。

立夏这天，还要吃立夏蛋。所谓立夏蛋，也不过是普通的茶叶蛋而

立夏的滋味

周华诚

但立夏这天吃了蛋，热天不疰夏。疰夏就是指食欲减退，因吃不下饭而消瘦。患者多为小儿。吃了茶叶煮的蛋，就不会疰夏了，还要称一称孩子的体重，这也是民间的风俗。民间衡量健康，一贯是以体重为标准，体重增加便值得欢欣鼓舞。所以立夏这天称人，也是有讲究的：移动秤砣时，只能向外挂，表示数量增加，而不往里头移。时代变化了——你看现在，大人们多以苗条为美，平日里的健身房也常常人头攒动，都要减肥呢。立夏这天也不例外，没有见哪个健身房在立夏这天放假的。

门口一株枇杷树，果实也越来越黄了。我看树丛里有鸟儿飞来飞去，故意从枇杷树间飞过，是不是也在计算着枇杷的成熟日期呢。

说来说去，似乎立夏都是跟吃有关。门前的泡桐花，这些日子已经开得乱糟糟了，落在水缸里，一枚一枚朝上漂浮在水面上，就像是画上去的一样。泡了两天，那些花瓣变得近乎透明。

花落完，春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我想起翁卷的诗句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

立夏过后，水稻田里的农事，就越来越密集了。

记得有一年，我去采访一位老人家。那天我就在他所住的老旧的职工宿舍聊天。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，家庭平和温暖，工作也尽心，多次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。而他的老伴，那一头白发的老妇人，一直在厨房里忙碌。出来时，手上捧着一锅豌豆糯米饭——我这才想起那天是立夏——她一定留我在家吃饭，似乎我还与老先生饮了一杯酒。正因为那一碗豌豆糯米饭，我一直记得那一天，而且印象是如此深刻。



错落有致。这里，有山涧泉水浇灌的高山梯田，有富硒土壤长出的稻子，有自种自吃的新鲜蔬菜，有自由自在生长的果木。我问姐夫，八里坡的堰塘还在不在？姐夫说，堰塘更美了，更清了，鱼儿多着呢。小时候，我和姐夫的堂弟在堰塘里游泳、抓鱼，在堰塘边找蘑菇、采地耳、挖野菜，还差点逮住一只山鸡。

再次来到这里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我在社区周围转转，遇到一位村民，和他聊了起来。我问，在这里买粮食和蔬菜方便不？他告诉我，社区有个邮政快递点，网上买东西送到这里，到镇上也就半个小时，水泥路很快要加宽了。你们想吃蔬菜的话，可以随便到地里采，大家都是沾亲带故的，蔬菜吃不完，也不会介意。而且，这里大米特别好，有游客专程到农户家买。

回到家中两周后，姐夫打电话告诉我，房子装修好了，到时给我一把钥匙，随时可以回来住上几天。说到这里，心里有些向往了，期待再次团聚时，我来生火添柴，做一顿正宗的锅巴饭。